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李炎

榕村語錄卷二十七

大學士李光地撰

治道一

天下有道不止是朝廷清明連士庶人都依傍著道理上行方算清明在上重濁在下其實息息相應如天氣清朗則地下萬物滋生人面上光潤則體中無病果然朝廷清

明便百姓殷實矣

草木無根豈能開花結實學問不有心得總不相干功名亦然聖賢事業悉從方寸流出不然雖做得一匡九合猶是器小此根即是天地之根

順天下之情定天下之分兩者不可缺一

虛文多一件實事便少一件

作事不可過粗亦不可過細講求得太繁碎不特人難行覺得自已亦難行只得不行若算計到其事之利

害又筭計到自已之聲名得失如何有這樣萬全的事故計較得及於民者有七八分利益只得就去做為治事事要不拂民獨有毒水而漁焚山而獵却宜禁一用此無復噍類矣孟子說數罟不入斧斤時入不如此民用不繼

興北方水利以省漕運之煩除天下阨塞要害留兵外其餘城守半用民兵即阨塞要害處亦做屯衛之制以省養兵之費而厚官俸以甦民困是切時要務制

度全壞於宋以周禮為本而參以漢唐與明之法其庶乎

人要剪除惡人須自己果能無惡纔服人如淫祠豈不宜毀但自己道理足心地光明氣燄大於他他就無說不爾他便不服西漢諸事草草郊用五時原廟陵廟紛然無理却人民樂業至匡韋輩引經據古盡廢不刱之祀毅然欲明先王之道而盜賊蜂起饑饉洊至日就凋敝諸事不古獨在這事上復古徒為紛擾

而已何當於治所以立身治國皆要有本末徹底澄清方能一線做成

某以兵部侍郎銜出爲督學古北口總兵官馬進良不依儀注輙抗行某初不與較及某爲巡撫某標下把總葉保告馬酷刑事下巡撫馬甚懼不知某胸中何曾有所記挂只看理體如何葉保本是刁悍之徒總兵將把總掌嘴未爲酷刑武官大一級打一級軍法也此關朝家體統把總遽敢以私憤告總兵乃亂民

也其問葉保流三千里奏上改發寧古塔須知設官所以為民然必由官以及民不爾便民亦不靖如一顆大樹畢竟由根以及幹由幹以及枝由枝以及葉然其幹其枝其葉何嘗不與根貫為一體細柳營中但聞軍令不聞天子詔文帝喜之者喜其奉將軍令即天子所用之將軍仍奉天子詔也人都是一般上農夫不過食九人何以授糈詔禄至有千石萬石者豈非不均之甚却是理當如此其功德足以

及人也易云養賢以及萬民必養賢而後及民只是德要與爵稱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若下犯上少陵長小加大賤陵貴當下便是無王法典史得治百姓所挾者縣令之勢縣令所挾者府道之勢由是而藩臬而督撫其所以然都是奉天子威靈耳

福建大吏又請開捐實倉殊覺不必大槩事不從根本上做只從半中腰做起便不見其利只見其害如今

地方倉穀大半都為官吏侵盜挪移且福建潮濕實在浥爛亦有之既至虧空私行攤派上司借端盤查需索使費層累申咨部行駁詰文案紛冗生出許多事端而害總歸於民倒不如且聽其自然總督又因海賊之故請禁海上捕魚之船不知如今海賊不比當年鄭成功等有巢穴傍海如舟山海壇南澳厦門臺灣諸島皆是官兵駐札海賊無駐足處其行劫不過如陸地之賊偶然盜竊耳陸地之賊何嘗斷何獨

異于水賊且渠輩仍在岸上居住何嘗以海為家如文官留心查訪安揷武官設法捜捕但得其魁首一二人便可平息閩廣小民以捕魚為生一行禁止民便失業況漁船不行則所行者唯賊船而已如禁夜然不許良民夜行行者獨强盗與彩盗之營兵而已當年遷海禁海使百萬無辜室廬田産蕩然不存饑寒流離而死者不可勝數其實海賊一切銅鐵硝黄何所不有通海者就是耿精忠王進功營弁猾吏貪

兵奸民是但許耿精忠王進功營弁猾吏貪兵奸民通海而不許良民下海也何益之有哉目下法禁何嘗不具而不肯奉法者官也非民也如今但講求任用好人一切疏節潤目便自然利及百姓矣

治天下樣樣皆當講求第一是要有根本湯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作之君作之師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有此便要算他是聖人論語堯

曰章能得幾行書直是說盡

聖人為政惠而不費不要百姓感恩但存望報之心便有限了豈必望報心裏記得有此便害事

臣道無成而代有終坤之含章是已即君亦不宜自張其功一有功績恩德欲人見之知之便不精不純耕者吾田鑿者吾井帝力於我何有羣龍无首不言所利皆是此意天下平萬國寧平寧而止無他神妙天地亦是如此

人有不善一能羞惕便不可量古人不說無過而重改過故顔子不貳咸湯不吝凡惡人直言敢諫者欲以動無過舉自高也適以得愎諫言莫予違之名而不知受諫改過爲聖賢至高之行而不可及也自古稱改過之善者穆王作甫刑出於遠遊之後秦穆思一介臣發於敗殽之餘漢武輪臺之詔感於窮兵殃民之末聖賢儒先皆矜重而錄之管仲謂小白惕而有大慮知所惕懼便是圖治之根本及葵丘之會微有

震矜而叛者九國揚之意息矣

立國以民為邦本固是但中間士大夫一層却要緊人君不與民接如大帥令將弁將弁令士卒便可聯如臂指思信不及於將弁到得有變而望士卒越將弁而衛大帥亦僅矣故養賢以及萬民乃一定之理

古聖賢心熱無比明知天下不能常春而不秋常治而不亂就是得幾年人物安育風俗醇美亦樂莫大焉孔孟之所不能一日忘者孔子至夢奠兩楹尚想明

王孟子言數過時可舍予其誰無一刻忘世至老始悟五百年之運孔子當之而已為見知聖賢皆無先存一教後世之意在其胸中者

讀書人須看得宇宙間事皆我分内纔好郡國立學多古培養不過要培養得此意出

古人仕以救民當官盡職乃分内事非為君也鄉人有新製一服者其子索之不與乃曰父不以此服見予欲兒為父讀書不可得也鄉里傳以為笑今人以做

好官爲爲君與此何異

做官者不思令君重但思令君親不求見敬於君專求見愛於君最是惡消息

做大臣要知古意又知時務古纔做得些事古今只是一樣不是兩截不知時務莫不得知古意不知古意亦算不得知時務做事全要推功讓能大家做方可以久些若凡事多要是我做便有病便不能久此即王伯之分所以伯道一時雖哄得人過後便消滅無

餘

既為大臣顧不得情面所以謂之公者不宜復有私也所云孤者甚危而無偶也若要人人叫好則大壞極敝矣

聞江蘇張孝先撫軍一到任吳下人便歌頌曰不是好消息暗地在那裏做叫人不覺方好一近名便有毛病許魯齋說凡做事就教人歡喜便不好喜歡是不能久長的物事

士大夫老自當退天地亦有休息時寒冬至物多凋枯此不是無用却于生物有功古者憲老而不乞言但觀法他的模様竝不敢勞其言語原有此種道理如老臣致政之後天下仰其德望何嘗無補不是奔走禦侮方為有用

治者事有條理也亂者紛無頭緒也顧亭林云小官多而大官少則治信然文中子曰唐虞三代不可復見舍兩漢吾何之先儒或笑其陋其實三代之流風善

政惟漢猶近當時守土之吏自郡守上吏無人郡有十縣縣有令長又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即今之鄉約也掌教化嗇夫即今之甲長也主錢糧游徼即今之練總也司盜賊縣有十鄉鄉有鄉長又有鄉三老嗇夫游徼畧如縣制鄉有十亭亭有亭長凡三老嗇夫游徼皆郡守自行啓除薦之朝亦即為之祿用猶見聖人闢門之意此等皆即用本縣之人其名俱載在官籍故漢書列之百官志非比如今之鄉約甲長

練總皆無賴之徒為之並無藏銜他自知貪饕事敗不過笞逐於其微賤無損也故趨利為非不少顧惜漢時內之黃門執戟一切左右服役之人以至外之三老嗇夫游徼大抵皆用士人所以吏治可觀三老之類惟其為官也故亦榮於鄉食其祿而不肯自棄惟其為本鄉之人也故各習知其風土人情有一盜則知其根株不逾時而獲矣有一訟則知其孰曲孰直而為之調停排解其拖累寢擱者寡矣於土田並

知其疆界以及其買賣所自雖刁誣無所施從與民親切處料理故得其情而事省

某初入館時同人聯一小會一日魏環極先生至面有喜色問之曰道長甯爾講參董漢策差快人意某曰以僕觀之不為好事先生詰其故某曰漢唐屢下求賢之詔訪積行遺逸之士此段意思甚好此典久未及行范覲公獨舉其人以為他處倡朝家置之顯要未必非買千里馬骨之意今被劾則薦者削色聞風

者閉口所關不在漢策一人也且謂曾受笞辱即不宜舉人之受笞亦當問其官為何官事為何事假令以枉法受賕之官笞不畏强禦之人此其過在笞者乎在受笞者乎縱使少年不謹率德改行亦不必追其既往公冶長在縲絏之中不害為可妻妻尚可官獨不可乎古人或取之奴僕或取之盜賊盜賊猶取况受笞乎先生點首曰是葢當時授漢策以臺諫諸言官不平謂傷衙門體面雖先生初時亦不以此見

為非其實皆私意也後某為閣學時方舉弘博以充翰林館中亦以破例沸然有謂某宜力爭者某不應宋時舉大科無論已仕未仕皆許赴試中式者官在諸科上進士之專為翰林非古也朝家官人考德論材非吾輩所能私也

人身分愈高工夫愈深愈見得天下多好人自已不濟轉見得人都不如我動歎天下無人聖人隨材器使最妙人各有一長避其所短用其所長孰不思有以

自見在上者又惟恐其功業之不成奬勵優容之到後來多把朝家發擅得不可測度連氣運都覺得隆盛工虞水火終身只辦得一事後世都以為聖人原不是聖人之世人都多一耳目口鼻只是聖人器使得妙西蜀人物能有幾個經孔明用來便覺得足用因其材也不然雖人材之多如宋仁宗神宗時用之不盡其材只如無有一般神宗臨朝對程明道尚歎天下無人豈無人哉不能用耳

自古小康亦必有人若一時屈指無人便可為戰慄問

既知無人畢竟如何纔好曰須是求賢豈惟求賢又

要興教化重師儒養出人才方可選而用之一部易

經即乾坤兩卦尚有戒辭惟一涉尊賢養賢便無不

吉祥者可見尊賢是無上妙道

古時命官惟視德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有功者止於

賞而官不及焉此是治天下之要道而其根却在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課官且先講清廉已得要領王荆

公說得好伯夷在伊尹之後數百年而孟子品居第一以其清也

人能革面聖人已許其為善這便是天地之心革面已是革心之漸況面何由革畢竟從心裏動了愧悔方能革就是趨風氣圖功名亦且引他到這邊來久之習慣自然天良亦現矣某人對策云假廉吏不如真貪官或欲高拔之某不可因奏云為官至于真貪貪固極矣不應尚有罪浮于此者況假廉吏在他雖帶些

假在地方生民已受其利矣昇平之官大家以廉介相尚豈必盡出於心之本然但得相釀成風不敢更變所裨於世道者已多奏訖大蒙嘉許

儆州縣官全要體認父母二字須實引父母的事任在身上養之敎之有此誠心為本大段已得又須委曲以得其心

為守令要在周知民情甚非易事必以心著實推求刻刻儆題目入思議來方好先歷州縣而後為大吏民

問事體都閱歷過做來自較熟　鍾旺

書吏實少好人然欲天下太平必先此輩孟子說班爵祿却自庶人在官者始漢家吏治曹椽得自辟用最妙此輩都用讀書人從下面好起不相欺事便易辦不爾雖上有嚴明之官覺察不到者多

太平之世民生日滋而土不加廣欲其地利之盡則水利不可不興溝渠開洩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隨地宜而修之要在守令得人著實留心耳　鍾旺

明代雖經泰平然諸事多未曾整理如直隸山東儘可開溝洫修水利治其田土以省漕運乃置之不理安坐而待哺於東南使江淮之間有竊發者中梗漕運則青冀兗豫幽并之地無以取給矣

世間要熱閙須耐得幾年冷淡人儉朴了方能富厚但教民儉又須兼勤南方勤而不儉北方儉而不勤教之勤儉矣又自官府躬尚簡朴與民休息自然民氣日復若只要外面熱閙饒使百須具舉到處興修究

所自來皆出蚩蚩者之膏血安能使家給人足

平糶以出富民之穀此法最妙古人立倉曰常平曰社

皆是此意至借賑蓋不得已耳

以教化防閑為無益豈有此理即如眼花了用眼鏡一

遮便都看見若說待我閉目靜坐養出精光雖有此

理然當下用不著即如狐裘以禦寒當下便暖難道

倒說待我保養元氣足時自不用此不成

聖世教化行人材衆多彼此薰蒸德品淳厚意思深融

如米穀多置釜中則飯成倍美人家製蛤醬備置五味終有草氣不如捕魚家圂置一處其味自佳彼此初不相假借惟互相醞釀其美自倍

教人而人服從却有兩路一是示以心得一是誘以功利七十子之服從示以心得也漢之經學唐宋之詩賦明之制藝誘以功利也聖人在位躬行心得以施教化又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人材安得不盛

教養人材最要緊其督學直隸時於文武童生中有能

背誦四書全經小注及三經五經並有膂力武藝者
皆試之文理粗通便為拔取此是勸誘之法久之自
然皆歸實學六藝之風庶幾可復
宋時監試即今鄉試省試即今會試廷試即今殿試也
監試及額者省試不中明年仍入監試省試及額者
廷試不中明年仍入省試進士有五甲六甲其一甲
亦不止三人有五六人不等一甲方得簽判後甲則
丞簿尉一年一考自張元廷試黜落謁韓魏公公命

作雪詩元得句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殘鱗敗甲滿天飛公厭之不顧元忿竄西夏見用遂使中原疲於奔命自是廷試者不復黜落矣問簿尉皆用士人使皆得至大僚此法殊善曰如今吏員出身自知終身不能望正印長官亦知其無復遠大賤而陵之他自然一心圖富安得不奸貪百出若概用士人勿以資格相限必知自愛以俟進取矣親民之官得其人天下便易治彖時簽判尚在通判下惟一甲大科得做

明代科場解大紳便作弊永樂命擬人所不講事為問

解洩之於其鄉人吉安一府遂至鼎甲居其二前十

名居其七狀元曾棨記資好將書冊上語成片寫入

至卷紙不足書於殿磚上永樂閱卷未完傳問具以

對乃命就磚上錄而閱之吾鄉李九我蘇紫溪自少

同學後蘇復從李受業而丁丑先達至癸未李會試

至都主其家蘇以部曹為同考臨入闈問如何看文

字李曰子才高遇有平淡文字恐係有學有養之士

宜留心不可輕棄李卷適在蘇房已置之矣忽思李言覆閱乃大稱賞薦之遂得元彼時尚有古道言不及私亦以信二公之生平不苟

先王禮樂都有原故如制禮便將鬼神情狀都安置體貼妥當在內樂的緣故不知如何便感天人格鬼神其製十二律幾箇竹管便與天地之氣相應卻甚奇

某看禮樂亦不是難事如今把禮斟酌令至易簡人不難行自然樂從樂便把如今的戲整頓起來就是樂

孟子斷得直截今之樂由古之樂人多在律管上講究即使得了虞舜的律管作起韶樂亦不必一時便鳳儀獸舞家語中記孔子入齊見童子揖讓於道曰疾驅車韶樂將作矣此等話皆荒唐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若只郊廟中作樂就是雲門咸池韶頀大武亦只天地鬼神聞之如何天下風俗就會移易自然是人人見聞纔能移風易俗如今人看戲到那忠孝苦難時便涕泗交流移易風俗可

見不難

伊川論禘謂以所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說為長朱子但謂以始祖配之自記

古人的樣子莫要走他的他不敢破決的事畢竟破決不得如入繼之君自尊其親雖濮安懿王亦終未曾入廟至明世宗居然將興獻入廟坐於武宗之上不知當日曾經北面如何能相安既非創業時追尊之比而使為帝於身沒之後不復有宗法後世能從我

乎

繼嗣之君於所生父須還他一個稱呼即稱皇考尚未全不是伊川謂當稱皇伯父亦無據至明世宗直入其父之主加武宗之上孝子不為人後要做孝子就莫即帝位既即帝位又不承前面統緒豈有此理這是太祖傳來之統不可以私其父者

聖廟從祀之禮斟酌停當最難前日議朱子升堂將位於顏曾思孟之下某奏朱子功德雖不讓顏曾思孟

但十哲俱是聖門先賢一旦加其上恐朱子亦不安似不如列於十哲之下爲是果蒙俞允

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洽進言亦易畏憚亦輕朱子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坐飲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强盛無比及入汴得一南人教他分辨貴賤體勢日益尊崇而勢隨衰漢高祖初得天下羣臣固無禮叔孫通不過記得許多秦家制度耳杜工部云叔孫禮樂蕭何律其實壞事就是此二件

問民俗奢靡冠服僭踰共相炫耀了無分別不如此衆便笑為鄙嗇失禮若不立為品制欲民生日厚難矣哉曰諸事自當法古然亦必順民情因時勢而行之方好如今倘要復緇布之冠豈非無謂若於一頂帽分別貴賤使奴僕賤流一出門人便知為何等人雖衣錦繡無用且覺其不稱自必廢然而止矣

古人飲食衣服起居皆拙滯不求便利總欲苦其形骸也凡極形骸之樂者皆後世所為

其謂四舍弟六經外六藝皆當留心文武既分途射御暫可不講至禮樂書數實要緊事書學有顧寧人數學有梅定九音學五書後第補聲氣之源一卷便完全定九再將歷論補幾篇仍做出九數存古亦算完備樂某留心數十年其書規模具存胸中只得一年工夫便成至禮須弟具稿後再共斟酌其畧當以孔子所分冠婚喪祭射饗朝聘分目其實八件只四項冠婚是一項喪祭是一項射饗是一項朝聘是一項

起於士大夫推而上之以至朝廷有經文者不消說至如儒先所論有參差處須著一論於後以見意今所不行者則分集經書以類存古制又有一小禮一大禮幼儀曲禮在冠婚之前者附見於前有朝廷大事不在八項之內者附見於後更斟酌為一箇便禮書令鄉黨士大夫居家可行者又省便又免於村野同志者相約行之

婚禮三月廟見朱子改定三日今便可從或問三日連

本日算抑離本日算曰古人亦是大畧說連離皆可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是離根算召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下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皆是連根算可見不拘

所謂宗子者自高祖直承下來皆是世嫡方可稱之若於祖於父於曾為嫡長而於高則非者便不可以祭四代稱宗子矣須俟異日其子為已立廟方是宗子此段曲折先儒講論甚畧以其義明白耳然如自身

顯貴至於公卿又不忍不祭四代即古之為公卿大夫法得立廟者豈必盡嫡長乎此則可推禮文而知不徒以義起也

如今要斟酌禮最是大宗小宗難停當此處處置得妥他都容易古今不同者此為大若事必不能行者空言無用只是不可自我創造畢竟依做古人或本之經或本之先賢如伊川說人皆可祭高曾祖考既有服豈得無祭朱子亦如此說便當依他人皆疑伊川

奪宗之說細思之亦是庶人立不得廟他有爵廟因他而立未有冕服在後反以庶人主祭者如今只得爵位尊者主祭而宗子竝立以存其統

祭有大宗大宗之難在宗子宗子而有祿位則善矣宗子而無祿位無祿則不祭如是而主祭猶用宗子則犯分不用宗子則廢古如之何則可先君斟酌最當主祭者必用有祿位之人祝文則竝列主祭某宗子某直祀某主祭者居中宗子直祀居旁俱視行輩年

嵗為前却先時寒族祠堂祗是春秋兩祭先君以為冬至元旦應祭冬至天氣之始宜祭始祖元旦王正之始宜祭先祖先君未見程子書恰闇與伊川合人總要明理禮本因人情而制也

程子謂服既及高祖則祭亦宜如此只是品物有豐殺禮物有繁簡是庶人亦可祭高祖但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禮耳然其中有古所無而今時勢不同者須想得到不然後人亦難行宗法是大事大宗固宜復然

其子孫貴者不必宗子宗子不必貴祭用貴者之祿豈反使宗子之賤加其上萬一宗子竟是農夫如之何其加於朝官也只得貴者主祭宗子及直祭同祭主祭者居中宗子居左直祭居右長一輩者稍前同班者齊排畀幼者稍後祝文竟寫主祭孫某宗孫某直祭孫某至小宗亦宜做此意如某於法得立高曾祖考之廟然某即非高祖之宗子也某為主祭孫而宗孫即用高祖之長房長孫為之直祭者每年換人

至五世而祧則用曾孫之長房長孫為宗孫以次而下倘有德有爵不可祧者則倣古禮祖功宗德之意將此主移向始祖之廟合族公祭不然貴者之子孫倘竟降為皂隸又安可以祖之爵而隆祭之禮與所謂葬以大夫祭以士者大不侔矣祭以本身之爵非以祖考之爵也

家禮既脫稿被人竊去後來朱子不能重具稿惟囑門人楊氏曰此稿日後出時中有某條某條未訂正當

為改之故家禮中有數條皆經楊氏注明讀者不可

忽過家禮要存古法故段段有宗子行禮到底人不

能行如今須考定令眼前可行方好卿大夫家古有

世祿故子孫雖無位行事尚得與大夫同今卿大夫

既無世祿設數傳之後支子顯達而宗子却無祿則

宗子分止宜薦而支子又不得祭是使有祿者身享

鼎烹而祖宗僅受菲薄於心安乎寒家宗祠在山中

先世士大夫多居郡祭時不躬不親惟使直祭者經

理其事故時序歳臘潦草獻享而已及先君定議以為宗子有禄自當主祭即宗子舉人而支子進士宗子侍郎而庶子尚書爵秩相彷亦仍當宗子主祭若宗子無禄而庶子顯貴則貴者以其禄主祭居中宗子居左直祭者居右一同奠獻如此斟酌既不背古意而於今可行方不為空言

問官及三品者皆得立廟假如官六七品得立廟否曰適士二廟古也六七品於秩為郎今之郎即古之士

立祠何妨亦得祀四親只是殺其體問諸生庶人何如曰不可立祠祭於寢亦可祭四親其禮又當簡畧問小官亦可祀始祖否曰亦可只殺禮就是了大抵程朱有一人說過便可用他是從道理上秤量過的聚族之道聖人所尚不忘本之誼君子所先人皆不敢忘其祖宗無不是處自然風俗日厚只是屋之大小禮之豐殺各安其分初亦無害

小宗如及身貴便應立四親廟子孫以世代而祧下至

本身元孫都該用貴者之宗子宗孫主祭葢五世之澤未斬也如五世內支子有貴者亦不得於此祠中主祭當自别立四親廟可也大宗不容有二小宗不妨其多

祭為吉禮今仕宦之家四親多不立廟又止忌日設祭祭墓及祭忌古無是禮也朱子不敢廢忌日之祭然變服用淺黑色巾葢猶哀之餘也豈可當吉禮乎

程子云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應至高祖既得祭豈可

不詳制度某歸即為廟於宅内作四龕依朱子法隔開便不嫌竝坐南向且便於忌日各祭神座畧依以便祭時几筵相接

古時天子諸侯大夫各有祖廟其合食也則太祖正東向之位今既無各廟之制又無東向之禮則同堂異室自然竝坐南向只是妣本附祖合饗時人家都設一筵大不妥母子同席猶可舅婦可同席乎伊川自說得確四親應分為四席寧可以一筵而分為四處

若再為通融則祖與祖為一處妣與妣為一處一筵分為兩筵則更便矣意厚而禮明不惟其物也

吾家遵程朱之教祭自高祖以下於官舍則立祠版奉以行但祠版只同一龕既不容版隔作四如朱子之制則供饌時勢難多席若循俗通用一席則是舅婦同席於體不順今酌分為二席東席祭四代祖考西席祭四代祖妣父子姑婦固無嫌於同席也官舍無常難以如禮如此權宜行之庶猶不至大謬 清植

畫像之設程子以為少一根鬚便是別人其言似太固夫推孝子慈孫哀慕之心夢寐髣髴猶願見之况形像宛然想見平生者乎自記

張子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此句未安至云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似乎可行自記

墓祭以寒食始見於開元之詔其文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故萬季野疑其起於陳隋之間寒家上墳不用寒食而用戌亥之月似更有理

古者廟祭墓藏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報䰟報魄求諸陽求諸陰各有其類順天道之節自記

祭酒之禮有三様不同先灌酒者代祖宗祭先代為飲食之人所謂祭酒也次奠酒斟一杯奠於列祖斟一杯奠於列妣次方每祖位前各斟一杯每妣位前各斟一杯如戚筵延賔然初登筵則向外以酒灌地所謂祭酒也次斟一杯送首座客所謂奠酒也客辭則令人每客前各斟酒亦三様不同

有人年少妻死無子即扯一族人為嗣於神主旁書男某奉祀大為悖謬繼嗣本為繼祖乃為男子設未有為婦人設者況夫在則夫為主其題主應作亡妻某氏神主其旁不書奉祀

錢楉乃五代後事然行之久亦難廢即使聖人到今制禮亦必不同于三代何則人之習俗不同即鬼神亦不同也古人祭取蕭合膟膋爇之所以求神於陽灌酒於地所以求神於陰今之燒香亦求神於陽之義

此皆無害於禮從俗可也

古冠皆以束髮當顋處牽使空如今婦人之覆髻者而畧加高夏收殷冔皮弁爵弁及後世竹皮進賢遠游諸冠皆然即冕亦然惟後板向前如覆瓦前仍空也至漢元帝頭上有壯髮一攢因覆以片巾王莽頭秃又全覆之而謂之幘自是人皆效之及宇文融遂製幞頭以方巾羃首四隅四帶兩帶結髮後垂其餘以前兩帶從髻後繞回而紐結於前唐明皇因以後兩

帶用銅絲鈎起彎向前以示異即今戲塲中兩翅冠也魚朝恩則内用桐木為楞骨使髙而方士大夫皆承用之五代時始改為軟紗帽即用幞頭而模之明始加漆為今戲塲中圓紗帽而以方者為幞頭

榕村語錄卷二十七

榕村語録卷二十八

大學士李光地撰

治道二

問韶至何時始失傳曰其晉之東乎漢高廟中尚有之五代亂至二三百年秦炬所不盡者至此始滅絶無遺

問古樂似皆以詩為主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樂之始終條理備矣詩所以言志而詩之言必抑揚高下歌之而後可聽其詩之和平廣大者以宮聲歌之清揚激發慷慨悲壯者以商聲歌之懽忻流暢者以角聲歌之急疾清促者以徵聲歌之繁碎嘈雜者以羽聲歌之然五聲無節不能中和則以律和之由律而寫其聲於八音之中至於克諧無相奪倫則神人以和矣問鳳儀獸舞是實事否曰是實事如今官府行禮處畧有肅

雍之意便人皆聚觀各有懽然悚然處雖悍卒野人亦不敢譁可以見矣

教化莫重於樂唐虞之教冑子曰典樂夏商曰樂正周曰大司樂今之祭酒即古之司成成樂之一終也又有司業業懸鍾磬之板也即如做戲然竟把國子輩演成一箇樣範後來要變亦不會變其初勉強教習及其成也都是順其自然導以固有而已後來把第一義先澌滅盡而以下賤倡優視樂工欲天下化行

俗美人材輩出得乎宋時用女戲門人問有事當用否朱子曰時尚安得不用聖賢亦不能違時只是女更不如今之男矣唐宋仕宦皆有官妓名尤不馴明尚演其餘習高麗人進貢論官之品級以妓陪之直至今日始革去甚是男女無别則廉恥道喪矣教化將從何處說起

雅樂是舞者舞歌者歌俗樂是舞者自歌殊無理如大武之舞始而北出一人總干而山立人莫知為誰也

歌者則歌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人知為武王矣再成而滅商一
人發揚蹈厲人莫知為誰也歌者則歌牧野洋洋檀
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燮伐大商會
朝清明人知為太公矣以此推之想韶亦是自徵庸
在位殛罪命官遂有九成也當時國子豈必如今優
人不過有其象而已為其事者口不言而旁觀者則
稱羡慕誦之雖其詞誇多亦無妨若斟酌雅俗之間

如蘇武即將史傳語放在他口中自說而臺下別用人贊嘆之亦可

五音惟管子言之的當宫博厚洪長君欲其如此商激昂慷慨臣欲其如此角清和調暢民欲其如此徵警動而煩褋事欲其敏也羽細碎而悽切物在天地間至多却各不相混也聽人之聲皆出於喉其人便正道而貴入鼻多者恐乖厲或作危險舌音多者或心回互或巧佞齒音多者或狠或艱深唇音多者或不

正或賤試之類驗作詩用韻脚若是喜慶事用宫音便洪亮發揚感激事用商音述平常事用角音可駭愕事用徵音悲惻事用羽音

黄鍾之宫另是一物非黄鍾管也朱子以律準律通比之極是然吕氏所謂取竹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次曰含少者此義千古不明以啓隋志及近日李文利之説某謂黄鍾八寸一分應鍾四寸二分自黄至應相距三寸九分是諸律長短皆

在此距内耳黄鍾為宫則自太簇為商至應鍾為變宫皆以少聲與之相應少聲者言其聲比黄鍾為少也既得黄鍾遂穴諸孔於三寸九分之内間而吹之其全聲則黄鍾之宫其次所穴孔間而吹者即所含商角徴羽及二變之少聲也此以一管而備五聲故曰黄鍾之宫及制十二筒之後則果相和而此管可以生之自記

向解吕覽三寸九分以為黄鍾以下應鍾以上中間三

寸九分於隔八相生分寸之位穴孔吹之以得諸律所謂間而吹之立此為律本在十二律管之外前年王振聲往天壇看樂器其穴孔處却非隔八相生取之今律呂正義書中乃言其故琴是隔八相生者乎方也面也管以比例言則立方也體也體便隔八相生不得乃知呂不韋不知此義故云三寸九分間而吹之班孟堅漢書全引此段只去三寸九分一句想是考究過知不如是故去之耳

問律準律通之制曰以木安十二絃如琴狀一絃為全律黄鍾或具七聲如十二管之有黄鍾之宫一管或可以上下按取十二律之聲皆不可知此絃不在十二絃之内餘十二絃即應十二律用十二絃不用此絃此絃以驗十二絃之合否為十二絃之母

問何妥雖止存黄鍾七均但既有黄鍾七均用此以推各律依以旋生有何難處而謂自此旋宫之法遂廢何也曰正是緫是因陋就簡不去推勘補足他且因

此可見朱子所謂君臣之道不違一段議論之確葢五倫都是達道後世惟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倫達於天下而君臣之道不達何也君者九州之綱然宰相亦做得主行些事六部亦做得主行些事下至鄉亭嗇夫皆做得主行些事便人人有君道有臣道後世事無巨細俱要稱制裁決所以朱子云然黃鍾獨存一調而不能各自為宮以相生者以此這道理甚神妙

明道論樂謂將上下聲考之須得其正一言以蔽之省辨論者多少紛紛此等處與所謂加一倍法者皆可謂要言不煩自記

問朱子謂從來無祉角何也曰亦嘗疑此朱子謂自漢唐以來之樂不能以祉角成調不知何故宋徽宗强為之起聲是祉尾聲又走了問審音是祉而用之如何會走曰如彈琴頭一聲是祉了尾聲不應彈至那裏一樣安放却是别聲可奈何此理甚微葢三代而

下君臣皆具生物仍然但事多不得其理民多不得其所此聲竟亡問民事既錯則物亦失宜何以有羽曰畢竟差如今所生之物竟有較古時加多者但看武王既得天下偃武修文商聲不用國祚遂衰弱而綿長景王造無射之鍾伶州鳩知其以心疾死劉歆造樂而莽死荀勗造樂而晉亂宋仁宗作樂亦以心疾死王朴為周世宗造樂聲太高世宗死而國祚促宋太祖至太常聞樂嫌其管太高令下二律國祚遂

衰弱而綿長如響應聲此理怕人齊景公作徵招角招只怕那時此二聲便有些作怪晏子勸景公出舍於郊大戒於國於行慶施惠之時作此樂我輩不會吹彈又無精曉音律之人可問不知果否苐向時曾聽一友彈琴逐曲問他大抵宫商調多羽亦有未有說是角徵調者又亡兒學琴時說琴中本有啞處某不信同是有木有絃如何會啞及試之果然以此驗之或有此事即以人之說話言之激昂慷慨者商聲

也淒切哀怨者羽聲也至合乎人情令人歡悦和暢是角聲緊切事理一字不浮汎是徵聲此二聲便少問三代以後文不如古亦然曰然大約宫聲是天地元聲聖人謂黄鍾萬事之本此不容亡者慷壯激發淒緊瑣細此後世之所有至民氣歡悦流動諸事懇摯警切此聖王之事三代以返不能及也角與宫相近徵與羽相近以為是角矣仍是宫以為是徵矣仍是羽令人認錯部位者多

元人曲子只四齣猶是古樂之遺古樂只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四節儒先都謂舜樂九成周樂六成某意謂四節之樂唐虞三代恐皆如此所謂九成六成乃舞也但古人却無此說存以備考如今戲亦當以四齣為則把中間没情理者盡刪之至其履歴姓名莫要自己敘述使一人在旁以詩歌詠歎之更有情理戲最可厭是中間夾雜許多不相干事而收塲草草文章須是篇末收拾完全一絲不漏戲何獨不然

明世用冷謙韓邦奇等所定之樂將舞都依字音五行有俯仰伸縮而無疾徐進退信為可笑

古人制七始都與造化相應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只隔一位姑洗為角亦隔一位至林鐘為徵則隔二位南呂為羽又隔一位自南呂至黃鐘又是兩位角徵相隔兩位故取中以擬賓為變徵羽宮相隔兩位故取中以應鐘為變宮月行節氣亦然至將置閏則越兩節氣不得不置閏與五聲二變同故房氏以二

變為閏宮閏徵

有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為不是者其說以氣是一呼一吸未有極長而漸縮短極短而漸放長不知陰陽二氣以相對者言則呼吸是也以一氣之始終言則漸長漸短是也如人之聲自丹田出即撞入鼻乃到舌次齒次唇則出口矣何嘗一出即一入也

十二管音之母也作樂時却用他不著其調中所用律則寄於簫管之孔琴之絃鐘磬之厚薄八音惟革木

不入律塤有孔亦入律十二管却藏著所謂王府則有金石絲竹有差則取出管來正之

聲大莫如黄鍾細莫如應鍾皆可以起調而其腔板聲口則不改於其為宫者也如大江東詞大聲唱使得即低聲唱亦使得而其聲口則淨也非旦也

問樂律曰律者樂之末節也曰諸書言古律分寸不定因失中聲而古樂無由復何云末節曰假令樂得中聲遂能鳳儀獸舞乎古禮之不復果以衣冠籩豆之

制閼而無所考乎曰然則古之立律何也曰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性得天地之中理氣得天地之中氣形得天地之中形則聲亦得天地之中聲聲之大者如雷霆小者如蚊蝱皆非中也就人之聲喑啞吪咤則過大咿嚘啾唧又過小亦非中也惟平常之聲高下抑揚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其中有十二部焉故律吕十二配人之中聲也黄鍾大吕太簇夾鍾姑洗仲吕蕤賔林鍾夷則南吕無射應鍾皆鍾名又以鍾之擊

有輕重不等則聲不足以為定不若竹之分寸一定而人儘力用氣吹之為較準故製管為律以存聖人中和之聲於是以十二律之聲寫入金石絲竹匏土之内則聲皆和而樂成矣

問宮商角徵羽既分清濁高下如宮濁矣何以旋宮又有極清聲為宮者曰此是兩樣論頭如應鍾為宮其聲細矣則他律為商角徵羽者更細於宮律管本長於為宮之律管者臣民不可以陵君則以變以半應

之自合若在言志之詩論其氣象是宫是商終不得變大抵宫商角徵羽為虛位

古人作樂以律從詩今人講樂以詩從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豈非以律從詩如今填詞却是泒定某字用平某字用仄鐵板不可易又自樂學失傳論者便謂聲音之道無從理論而詭誕者又造為秘傳怪異之術轉相迷惧其實今日看戲見忠臣孝子則感泣見奸邪害正則髮指是即樂之大本大源也

聖人有作而欲制禮即今所行者折衷之可矣欲制
樂即今崑腔戲考定而條理之可矣
樂有調有聲調如今曲之清江引新水令是也歌如歌
關雎鹿鳴之字句是也如以宮調歌關雎則關字必
用宮所謂起調也至逑字必收到宮上所謂畢曲也
二章參字側字三章參字之字皆然是之謂調若每
句之字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音任用各隨其宜
如首關字用宮末有次關字仍用宮而並頭者勢必

湏用別音葢即一字隨人歌作七聲緫在高下長短上分別非本字自為一定之七音而不可變也
全曲謂之調每一律有五調其六十調二變不為調每字謂之聲每一律有七聲共八十四聲自隋時鄭譯得旋宫法於西域蘇祗婆何妥恥其不能止用黄鍾一調七均至今雅樂尚如此今俗樂唱戲者亦未攷調聲之全否但用某調則以某聲起調某聲畢曲如用黄鍾則以黄鍾歌第一字及完仍以黄鍾歌末一

字而通歌所用字總不出黃鍾所生之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以他律為宮皆然律呂新書中却不曾把五聲為調一處挑剔發揮明白故人難看聲依永律諧聲分得清楚則了然矣

問如奏黃鍾之商用黃鍾七聲乎用太簇七聲乎曰竟用太簇為宮之七聲因其為商不可云太簇之宮只可云黃鍾之商他律皆如此

十二律制器止可以制金石絲竹匏此五者有十二律

至鼓柷圉則不具壎雖為人所吹然土為之亦未知能具與否十二律用以考音而不用以作樂雖以竹為之而以鍾為主故以竹管而取鍾名者甚多黄鍾夾鍾林鍾應鍾皆是也八音之中惟竹絲匏可以字字依人聲音節簇而金石土革木止一聲或以起樂或以止樂或以節樂也

問八音之序曰金石所以為衆音之節故最尊絲堂上之樂竹管也乃堂下之樂天子元侯始用管卿大夫

則用笙笙即匏也故次於竹土塤也雖其用小而為人所吹與竹匏同故次之至鼓與柷圉不過節樂起樂止樂而已又曰鼓無當於五聲故又次之

問方響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清聲何也曰方響即磬也正律只有十二至第九聲即不能全具五聲少一聲第十聲少二聲第十一少三聲第十二少四聲葢律至應鍾窮矣只得截律變半為四清聲以全十二律之五聲二變不為調故止十六所以編

鍾編磬皆十六編簫之管亦十六其故俱是如此

舊欲作一部樂書竟分八章樂用樂教樂章樂聲樂律樂器樂舞樂理今思只以周官大司樂一篇為經禮記中樂記為傳而與經相發明者曰附大司樂與傳相發明者曰附樂記或將八章另編各成一類以便專考一門者言樂者嫌不得古之黃鍾猶習禮者嫌不得古之衣冠豈今之衣冠必不可以行禮耶自元以前講歷者必欲求上古之歷元冬至歲月日時皆

會於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勉强凑合終不能確至郭守敬始悟其非追之既往未必是驗之將來未必合又無關於歷之緊要於是一筆勾去即以至元辛巳為歷元而授時歷遂迥超絶前古自元以後人皆翕然服之不復言歷元矣黄鍾之説亦是如此朝廟之樂實能有以象功昭德字字確實明創業之艱難道君臣之一德憫將士之憔悴洛黎庶之勤劬便好然古之作樂者非徒以朝廟為重也移風易

俗全以用之邦國用之鄉黨用之閭巷者為要蓋朝廷郊廟之樂臣民得與聞者有幾惟家家戶戶皆得見之方能興感孟子云今之樂由古之樂以樂記冕而舞大武一段及賔牟賈一段觀之古之樂與今之戲何殊若將廿一史中忠孝節義之實事如戲編出但詞不要艷聲不要淫使聽者心氣和平可以語可以道古何代事即用何代衣冠官號器具禮節自士大夫以及編氓無不歡欣鼓舞而臣思忠子思孝夫

思義婦思節則太和之風洋溢於宇宙此豈徒講黃鍾之所能致耶至於詞漢即用樂府唐即用詩宋以後即用詩餘曲子無不可者編纂皆要設一局禮局樂局天文局書算局講求在這裏便有舉而用之之時朱子何嘗能用於當時明朝承其餘緒得其糟粕尚可支持三百年莫以空言為無補也今欲考訂朱子所言禮為一書而以己見輯樂書至歷算有梅定九之書在亦覺燦然可觀矣

崑腔之吐字每字有頭腹尾如西要烏之為簫伊要烏之為憂之類如但有頭腹而無尾則聲短非其本音矣歌麻支微齊魚虞皆自發自收為聲之元東冬江陽庚青蒸真文元寒删先侵覃鹽咸有頭腹而無尾國書以阿厄伊烏於五字為字頭最妙歌麻即阿部支微齊即伊部魚虞即烏部

古人習樂其舞蹈有節能使血脉活動所以云養其血脉只是如何舞法今已不傳然果然作樂不患無傳

禮記說樂如抗如隊等聲之節即舞之節其轉折疾徐亦如大不過宮細不過羽之意以理準之雖不中不遠矣

樂最要緊禮即存於其中即如章服代各異制惟優人不禁有虞氏之衣冠至周衰必蕩盡無復舊制而韶舞則全存之友曰髫年看劇演見扮高力士者尚戴紫金冠今則為烏紗帽矣唐制中官雖極老必戴紫金冠不敢烏紗帽見酌中志做那一朝戲即用那一

朝衣冠方是名優曰嘉靖改定禮樂以為大備其實到此乃大崩壞舞摟五行醜不可言古舞斷不如是大率即如今劇演晃而舞大武者即武王尚父則發揚蹈厲各肖其形容行事令人想見當日光景故曰舞以象事不肖其人焉取哉又恐人不曉歌者却從旁贊其功德若何行事若何所謂一唱三歎也優孟之似孫叔人即以為真故當日樂工皆非庸俗人也各省大吏多以優伶為性命無怪其然即吾輩之幾本

書也不爾政事之暇如何度日古人暇時便有琴瑟歌舞先王知道人身心必有所寄因其勢而利導之以歸於正樣樣都動得手故有用不是全靠讀書如今禮樂久廢只得守幾本書檢束身心開廣知識若移而之他則放辟邪侈不可言己古時必有民間之樂韶武豈士庶可用宵雅肄三亦不可用於燕間使徒九廟明堂之間作韶頀而天下即風移俗易恐無此事

如今即將古書中忠孝廉節之事製為詞曲去其聲容之無情理者令人歌舞之便足以移易風俗感動人心不妨從粗處做起禮始諸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後來便至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古人詩何嘗有平仄後分為平仄又於平仄之中分為四聲又於古詩之中論出聲病唐人則竟字字程式做成律詩用之久自然漸漸細密

連日因讌藍總兵演戲做到入情時未有不感動者以

此見得樂之效速若就元人百種中選其忠孝節義有事實者改其義理不通處每事四齣此外誨淫導欲者禁之亦粗足以感人心而成風俗矣

至尊嘗論及樂律奏曰其理於經書上畧可考見至聲氣之調和都不能曉得諭曰和不和極容易講如你向我說話聲高我高聲答應聲低我低聲答應自然和若你低聲說我胸中有不喜歡的意思高聲答應這便不和此語見得天地間都是感應之理實說得

著聲氣根源時壬辰四月

舜曰有苗弗率汝徂征其詞責人之意多畧有滿假益窺見到此故贊曰滿招損謙受益此是行兵緊要處驕忿極害事孔明七縱七擒後以為兵可用矣故前表有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諸語直視曹叡如孟獲微有自恃之意及街亭既敗想亦見到此意故後表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其識高矣

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孟子推行其説如發政施仁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都是教民裏事教民至於七年豈但與民休息而上下相信即以之戰民亦各知大義勝不輕喜敗不輕懼國手教奕若有下一善著狂呼得意下一失著悔恨失聲者國手必斥之葢輕喜輕懼中不定氣不静最不好兵事尤忌

孟子云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他原有戰勝攻克的本事却不用所以規模大後人便疑孟子

用兵未必濟事不知孟子手段竟可不用兵事事東縛之以禮教人便動不得何必用兵穀梁子說得是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到得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死善死者不亡便不妙了管仲生平便不曾與人打仗何況孟子後世惟武侯有此意所以人說將兵非其所長豈知正是他本領大處老子亦見得此意曰惟慈故勇以無為取天下都確有此理

鄉兵最妙孟子所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管子所云夜戰則聲相聞晝戰則目相識其歡欣鼓舞足以相死情誼既聯屬而鍊習又熟故鮮敗至卒長黨正之類用之課農則保介田畯即是人用之勸諭則飲射讀法即是人用之出兵則伍兩卒旅之長即是人人相習而教有常法文武兵民未嘗分也何等有條理

漢經費無兵餉徒有吏祿而已故太平數十年則國富用足自唐宋以來有養兵之費故官俸代以微薄天

下雖無事而兵常聚食故國家糜費恒多而動有不給之患自記

官俸之薄起於宋其所由薄則起於養兵漢時兵在京師者不過南北軍武帝止增七校而已其餘南征北伐皆用民兵無事則農故少營伍支給之費而官俸得厚唐之府衛雖已有兵民之分而兵皆屯田未嘗坐而仰食猶然農夫也至宋削藩鎮兵權乃悉以京室禁兵出防各路兵額既多而更番往來費尤無數

故國帑虛耗貧弱不振而官俸遂減但三代時勸農之外即以講武為事法制整然條理精密漢則無事聽其佃作有事便驅而用之是謂以不教民戰三代之民日日使之習勤內外有備故無倉卒之患

漢時兵民不分故國勢富强宋藝祖但就所見目前之弊率意釐革因藩鎮財富兵强遂設兵仗以收其銳卒立轉運以收其利權務使文官有民而無兵武官有兵而無餉以為如此方不能為害至各路應設守

禦之處皆從京都遣戍更番往來以致養兵之費府庫為虛不獨官俸緣以寖薄即郊祀大典亦時以匱乏不舉豈知官俸厚如天之雨澤散而為利也兵餉多如水之決隄聚而為害也若稍省養兵之費而散之百官以養其廉恥貪墨則盡法繩之自然大小寅恭不敢朘削小民而閭閻日富於是興禮樂施教化以感之三代之治豈遠哉

朱子論兵政謂唐之獘在主兵者專制強梁宋之弊在

主兵者分散煩冗而歸之責成郡守可知漢法猶善於唐宋也觀朱子前後議論大都猶有取於漢制自記

古之陣法只武侯八陣李衛公五花陣為有根五花原於鄉遂之兵八陣原於都鄙之兵鄉遂之兵以十為數起於五都鄙之兵以八為數起於井田之八家自五家以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皆以五相疊故出兵自五人以至於萬二千五百人亦如之自八家以至五百一十二家皆以八相疊其在卒長之教皆以五八

為隊而教之一居中前後左右為四無論多少皆依此此五花陣法也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無論多少皆依此此八陣法也問鄉遂四閭為族是百家四兩為卒是百人每家出一人而都鄙四丘為甸是五百一十二家出長轂一乘步兵七十二人甲士三人鄉遂亦出車牛馬否曰亦然鄉遂雖百人大槩亦用七十五人隨兵車輕車也餘二十五人隨牛車重車也歸馬於華山之陽謂輕車放牛於桃林之野謂重車

孫武子書總是說詐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類終以火攻實大不仁之事火攻無一存者吾儒兵法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善戰者服上刑至於人來算計我却不可以無備須要事事周到漢將自當以趙充國為第一看他幾篇奏疏無一句不靠實立於不敗之地魏相論驕兵貪兵忿兵幾句亦得兵要外有充國內有魏相所以相濟成功若將左傳國策史漢諸書選集

一部兵法當勝於今所謂七書者

充國傳嘗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數語盡兵家之要自記

韓文公論招募鄉兵大妙客兵便一戰而潰施將軍平海若不即用福建人如何能成事王輔臣反亦是西兵平之此却是用兵扼要處

用兵如下棋然低棋貪殺又要多殺國手只要自己不敗到羸人一著亦是羸何須多管仲用兵何曾殺一

人而天下畏之武侯節制之師不曽多殺人司馬懿畏之如虎趙充國金城之役何嘗與賊打仗都是國手

凡用兵敗後再進鮮不勝者王姚江初遇伏而敗夜復整兵而往便破贛州用此者多勝

巡撫浙中者前有范覲公後有李武定浙中士民至於今稱之武定之才視覲公爲優當行兵時施其智術亦能得其懽心武定先與鎮浙將軍結納爲兄弟及

耿逆作亂武定言於將軍曰今勢危全要得百姓之心百姓一心便可憑以立事今與將軍約萬一兵有生事害民者吾關白將軍即當按法治罪追後别為庇護操縱總由吾等耳要使民知吾等不護兵以蹂民而已將軍唯唯未幾適有是事武定聞而升堂作色令標兵皆環甲發令箭召將軍兵百姓觀者數萬移時而將軍縛兵至以法治之一時歡聲雷動武定又損家資及用庫金之無名籍者以充犒勞凡滿兵

向前者必拊其背奬諭賞賚之故滿兵亦歸心焉武定於督兵王子及領兵將軍皆用此法王子將軍見其兵民歸向肯擔當事亦倚以為重以故内外和輯又臨事頗能不動一日與賴將軍拉將軍同坐一山望見一二千人擁至從者不敢誰何兩將軍皆失色武定自頻捋其鬚徐步出帳外來者至皆跪武定和顏色問曰汝兵耶必有苦試為我言之衆曰無之曰或有條陳事試為我言之又曰無之武定曰然則欲

何為衆曰吾等前私通於賊受有吳耿兩家劄付觀成敗為去就今被公厚恩視吾等若骨肉心不忍有二故自首於公後有賊至當奮刃以自明也武定垂涕慰之曰汝等皆忠肝義膽之人也吾何以得此於若輩應時悉焚其劄付而以牛酒犒焉衆皆欣然而去兩將軍於是大服後某以是事問之曰如此比者尚多每與之語果能不動雖平常語無即答者必稍存思而後應

當日白頭賊妄假名號衆至三萬圍安溪縣某出示言

蔡寅本永春賣漿家兒托名三太子值此年荒民食

不繼何故甘被誑惑以糧賫賊我已興兵勦捕諸鄉

不得仍蹈前轍倘賊以為恚即可嫁怨於我若我家

破餉之未晚彧故相違忤甘心餉賊是亦賊也便當

移兵先剪以為諸鄉戒又復分兵守其要道抄絶糧

路更出一招降告示敢殺降死無赦出示之翌日即

有賊弁林起以七百人降某量留四五十人餘悉遣

為民自林起來賊輒自相疑忌又苦乏糧不數日散走強半僅六七千人忿來攻我某以兵堵之山陘賊不敢下經大風雨而退某遣李治以二三百人尾之令去賊二三里即結營自固勿與交鋒治請曰萬一賊回衆來戰奈何某曰只據險一交鋒便為黠之驢矣又數日賊盡奔散其髮即用腰刀截之棄滿道路

蓋人多則需餉亦多無所得食自然破亡矣

管仲初見桓公三薰三沐之後所進不過管子頭一張

書一二十年用之鄧禹於光武武侯於先主一見說得幾句話終身總不出此他見得明白所以行之有成辛酉年施將軍方督水師專平海事某遇於逆旅問數語某即喜曰臺灣已平矣施曰何相信之深也某曰君言之已在掌握豈不能行乎說得實在是了便不問而知其能行

地曾啓奏云有人說海賊凡數萬人浙江來都是此輩搬去故常患米少此說不確數萬人必有宿泊之所

今臺灣澎湖舟山金門海壇厦門諸島無不重兵鎮守其餘小島能駐百人者便少數萬人何處栖身此輩不過是内地之人乘南風則出掠北風起則仍歸内地耳未幾擒獲一賊地奏且莫正法就此窮究其根株必有巨猾為之窩主得其巨猾則餘黨易散矣其後果得鄭盡心大凡兵間事須得其要領成功便易又莫妙於以賊攻賊不易之道也

馬見伯整頓山西營伍兵皆譁然站隊見伯有將材不

知何以如此其無序凡仕宦所至要有興革須使他不覺以漸而更又要有同心的人方得成事為將又須先擇材幹技力有用者使為頭目頭目皆我之人則其下安能動乎此所謂機也

至尊所不可及者不嗜殺人雖吳三桂亦不曾族誅耿精忠親族尚有為近臣者前年一大臣親族有以叛逆論者他已自分連坐乃寛之不問下諭曰豈有人做此等事而謀之宗族者何等聖明三代以前想已

有相及之典故甘誓湯誓俱曰予則孥戮汝如此盛德事竟超絶千古矣

有惜晁錯早死者曰便不死亦不過如此即賈誼所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似合機宜但視諸侯王都似劇賊一般亦太不廣人本領大度量便大周公誅管蔡後未嘗猜疑同姓親親之誼如故後世多因一事有變至於懲羹吹虀者聖人先從修身尊賢說起然後及親親晁賈議論都不曾理清根本至族滅一事

乃秦之酷暴以霍光之賢猶族上官其意以為不爾恐有後患耳惟武侯本領大李嚴廢斥若遇他人便恐其不走魏或走吳矣武侯如此處來何嘗有他患武侯一切都用王道罪人以族嬰兒之在襁褓者何與彼事皆駢首就戮實是慘事當日耿尚二逆親族羣臣皆請誅之蒙垂諭曰他在外要反親族奈之何哉豈獨不害其命竝不去其官兩額駙仍如故甚盛德事可為萬世法

聖人本領大只隨事處得當不計其後問他本領大處就在那不過分際處持得定否曰他拋得便是大如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到了無德不亡何用如殛鯀而用禹道理應如此

某巡撫直隸時奉命築永定河堤當時私心以為何須與水爭地但免其民之錢糧使無催科之擾則民賴水利亦足以生堤久必壞終歸無益今思之

聖見為是大禹之功萬世永賴然不久亦輒廢遷如今

既與斯民同時得幾年安享地利令少者長長者老老者死亦可矣譬如年荒賑濟明知此三日糧不能保其三日之外但且救他三日未有逆料其三日後之必死竝靳現在之糧而速之死者

當日去看南河時靳總河引到高家堰一帶看六壩曰此明潘印川所留四十里天然減水壩處也原是四十里行水竝不説害民今只留六壩科道却參我害民彼時不解其故及後大城靜海頻苦水患先是二

縣無隄竝未告災至近歳堤成民反大病於時適某出為廵撫因悟六壩之害與此正同蓄水平漫則淺而無力用堤束之一遇崩決則力併而猛其疾如箭當之者無不糜潰後又看漳河至成安聞崔惟雅著有治河之書因訪其子其子便說得好他說築堤斷非良策漳水來時初不甚急至深不過五尺人畜概得遷避若以堤障之一決直是所向無前人畜俱不能保且漳水東行則西路退出西行則東路退出退

出之地皆極肥美反得數倍收成只勿與爭地隨其所行之地蠲除其糧可已某遂據此奏請施行後有言漳河現分四股當併歸一者某奏云禹疏九河殺其勢也天分為四正使勢緩便是世運將泰不應併而為一奏上遂蒙許可至興化一帶下河却是靳總河說得是他說海反高於內地若開七道河洩水汐時內水外出潮時外水內入出者甜水入者苦水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今人不想鹽城范公堤因何而築

全是為海水侵田築此障之苦水所過田便無用今下河人家半在水中安之若素田倒肥美又有魚蝦之利開下河無益此言甚當其後下河雖開倒底湮塞友云緜湮洪水便是用堤禹貢一篇無一隄障字惟九澤既陂澤乃可用陂耳蓄澤水淹漫略用陂堰使田可有收若江河之流難以隄束所以孟子謂行所無事

榕村語錄卷二十八